

电视剧《北上》热播

人间烟火暖

运河弦歌不辍



从隋唐的漕运繁华到如今申遗成功的荣光，悠悠大运河孕育了无数依水而兴的城镇，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见证者。

电视剧《北上》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徐则臣的同名小说，由赵冬苓编剧、姚晓峰任总导演，故事以京杭大运河为轴，讲述了运河边的六个少年共同成长、相伴相知、北上打拼后又重归故里的人生历程。循着年轻人的

命运轨迹，剧集渐渐铺开一幅人间烟火暖、运河弦歌不辍的时代画卷。

开播之时，徐则臣送来寄语：“希望观众在《北上》电视剧中体验到，流淌在教科书里、流淌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条河流，也真实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首播以来，该剧实时收视率始终高企，峰值达3.96%。社交平台上的高热话题同时佐证，观众对收录了我们共同记忆、奋斗历程、人情情怀的故

事，总是情有独钟。

借90后的“童年时光机”，看“活着的历史”

原著小说从清末民初意大利人小波罗来中国寻亲写起。寻亲期间，意大利人爱上古老运河，爱上中国文化。时光流转到新世纪，百年前小波罗与船老大、挑夫、翻译那一行人的后代，因为运河，命运再次交织。徐则臣的写作就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循环、对话。

作家笔下有两个关键时间点：1901年，漕运废止；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一废一兴之间，映照一个民族百多年的历史。作家的文学世界里，“花街”于他是反复提及的坐标，也是创作原点。影视改编过程中，电视剧对时间线做出取舍，把小说里的历史段落作为人物前史，浓缩于“前情提要”的黑白影像，嵌入后人的口口相传，正片故事落在新世纪。空间营造上，电视剧团队在江苏昆山实景重建“花街”，希望以丰富细节还原书中所记烟火与风物。

电视剧《北上》开篇，运河边长大的夏风华、谢望和、邵星池、周海阔刚刚10岁，他们顶着烈日从桥上跃入船舱、水下，又嬉闹着跑回花街。与此同时，祖上有着意大利基因的马思艺跟随奶奶来到花街，融入同龄人的生活。镜头追着他们“上天入地”的童年游走，亲吻晚风里听周爷爷讲运河故事的孩子们的脸庞，也拂过伫立在历史风雨中的老建筑，勾勒出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目之所及，褪色的诺基亚、搪瓷缸、金猪存钱罐、“大屁股”电视机……年代感具象化，带着观众穿越回20多年前。网友评价：“暖暖又诗意，是90后的童年时光机。”

当然，2000年只是叙事的开端。在那之后，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北京奥运圆满举行、互联网浪潮迭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大运河申遗成功等时代风起，花街小院里的个体命运与时代进程密切相交。电视剧《北上》希望记录“活着的历史”，如导演姚晓

峰所言，“大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的通道，更是沿岸百姓生活的依托。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与运河的命运同频共振”。

从三代邻里奋斗情，写滋养精神的河

剧版《北上》中，大运河不仅是地理背景，更是文脉赓续、孕育发展生机的纽带，推动着人物成长、人情生长。

运河繁荣时，跑船归来的谢天成总能为花街邻里带回殷实收益，小院里六户人家的日子也随之红火兴旺。当潮流兴替，运河式微。可天性坚韧的运河人家亦能勇毅转型，在困顿中破浪求生。这其中，有周爷爷为代表的祖辈时常提醒后人“不忘本”；有为撑持家计、转行开货车跑高速的果敢母亲；还有长大成人后，从温润水乡走进大都市，从花街北上进京奋斗的年轻一辈。

以“青春创业”为切口，让运河文化在快递、外卖等新兴业态中焕发新生，如是改编丰富着时代的表情。如剧中台词：“漂，是向着光的跋涉。”徐则臣曾说：“北上不是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随着剧情推进，剧中青年在大都市收获过、也迷惘过，最终因运河申遗重聚故土。这种“洄游”式的叙事，回应着现代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发展的时代脉搏。

徐则臣的小说里，主人公北上每到一地必有一地的风俗，一地之人情。电视剧发挥影像优势，不仅拍运河人家的生活，还融入了昆曲、评弹、竹雕、长鱼面等非遗元素与技艺，希望能织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双面绣”。

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曾这样写：“在《北上》中，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在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中，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想次第展开，并最终汇入中国精神的深厚处和高远处。”现在，电视剧《北上》也借这条大河试着回答同一命题：如何让传统与现代共舞，让乡愁与梦想共生，运河弦歌不辍。



《猫猫的奇幻漂流》：无对白，更享受

有些时候，一个创意还不错的短片，有着发展成长片的潜质乃至远超预期的命运走向。《花样年华》25周年重映之际，王家卫在与AI的对话中提及原先要拍的是“三个关于食物的故事”，最后就把其中之一、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电饭煲”保留了下来，逐渐衍生成了《花样年华》。而近日登陆国内院线的无对白动画《猫猫的奇幻漂流》，也是从一部七分半钟的短片《Aqua》(《水族》)开始的，短片讲述的是一个小黑猫面对汪洋大海，战胜内心恐惧的可爱故事。

那么后来呢？如果地球等来了“未来水世界”，如果世界上没有了人类，这只具有勇气、不再怕水的小黑猫又会有怎样的遭遇、经历和命运？如果小黑猫有了新朋友，会有什么不同？面对这些如果，创作者金兹·兹巴洛迪斯绞尽脑汁提供解决方案，进而成就了这部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高口碑的拉脱维亚动画《猫猫的奇幻漂流》。

漂流动物们几乎没有拟人化设计

电影没有半句对白。作为主角的小黑猫和同它一道漂流的动物们，都没有便于人类认知的名字，也几乎没有被进行拟人化的设计。说“几乎”是因为确有例外，卡皮巴拉因为叫声太过尖锐刺耳，“不幸”地被声音设计师以幼年鸵鸟的声音取代。好吧，这也不是“拟人”，而是“拟鸵鸟”吧。

除此之外，片中一切的动物形象及发声，都来自导演金兹持续多年的认真研究。这位拉脱维亚导演作为一名猫狗双全的“铲屎官”，自然熟知小黑猫和拉布拉多犬的习性；而卡皮巴拉、环尾狐猴和蛇鹭的神态、行为和声音，则全部来自他守在动物园的观察记录。导演本来还打算将现实中鲸鱼的素材转入blender(一款免费开源三维图形图像软件)进行渲染，但后来还是没忍住加了些人为设计，将其更加神秘化了。

在没有人类的水世界，这些动物的群体本能和特殊个性，让它们一道登上了一艘在银幕上拯救自己的“诺亚方舟”，阴错阳差的组队，带来让人提心吊胆的团队命运，并自然地产生了一个能在银幕外治愈人心的奇幻漂流故事。敏感胆小的小黑猫和憨厚贪睡的卡皮巴拉，本就是喜好独处的动物；而“诺亚方舟”上的另外三个伙伴，忠诚外向的拉布拉多、贪婪自私的环尾狐猴和叛逆正直的蛇鹭，则是背离了自身物种群体的特立独行者。而作为“编外人员”偶尔现身的鲸鱼，总能在危机时刻伸出援手，像是这场奇幻漂流的摆渡人。

导演的灵感或许来自少年派？

曾经有一部科普性质的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预言所有动物中，会最早跟着人类灭绝的是宠物狗。不知道这位拉脱维亚导演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总之他在这场“奇幻漂流”中，设计了一群“蒙昧”之大，损毁了它们贪婪无脑的行为，只让作为主角之一的拉布拉多逐渐觉醒。或许这样的设定是这位“铲屎官”独宠自家狗的私心吧，看片中拉布拉多效仿小黑猫的神情，都能感受到导演内心对它的深爱。据悉，在安静地观察、思考、创作动画形象和故事之外，导演还独立创作了七小时的相关音乐，并将其中的50分钟用到了“奇幻漂流”中。

汪洋大海、诺亚方舟，不同物种的个体结伴而行、同舟共济，这一切不免让观众联想并对比李安导演在2012年推出的那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事实上，作为创作原点的短片《Aqua》正是诞生于2012年，但谁也不能笃定地说导演金兹一定从少年派的故事里受到启发或者有所借鉴，毕竟他成长于基督教国家，从小就熟知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也一定对海平面上升后的末世后情景有过想象。不过，影片片名的中文译者确实很聪明，直接将拉脱维亚语原名的(Straume)(溪流、漂流之意)，化用成让观众更能会意的《猫猫的奇幻漂流》。

高口碑动画“话”越来越少

过去的2024年，动画片以节节攀高的质量不断刷新电影票房纪录。首先是年中的《头脑特工队2》，全球上映累积到年底，成了年度票房总冠军，并一度短暂领跑全球动画票房排行榜榜首，直至2025年春节后，被我国现象级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反超。接着是2024年9月在北美院线上映的《荒野机器人》，描绘了机器人意外流落荒岛的故事，并一度被很多资深行业人士推测是2025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直至年末这部具有竞争力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出现并获奖。更有意思的是，这几部动画片的角色对话一部比一部少。《头脑特工队2》是人体头部各器官间的喋喋不休，《荒野机器人》则只有一台在荒野与动物共处的AI机器人在自言自语，等到《猫猫的奇幻漂流》就彻底“无语”了。

现如今，真人演员还重要吗？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内的这些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动画片，证明了或许没有人的动画才更好。语言对白重要吗？或许当我们终于不用盯着字幕观影时，才能更好地享受“视听语言”吧。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网)



《苍山》：故乡的味道从未消散

你知道上海的大蒜主要来自哪里吗？据统计显示，山东兰陵(原名苍山)是上海市场中大蒜的主产地，也是青年导演张帆的故乡。曾经有数十万苍山人为了生活与梦想奔赴上海，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其中不少人在蔬菜经营领域扎根。

由张帆执导、郑大圣监制、郭柯宇主演的电影《苍山》，讲述了一个关于故乡与漂泊、回归与迷失的故事，并入围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张帆与多名主创一行日前来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路演，为该片3月4日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预热。

以故乡之名的影像表达

曾在上海求学的张帆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感，大学毕业后，他便开始调研苍山人在上海的生活状态。2014年，苍山县改名为兰陵县，这种变化让张帆心中五味杂陈，“突然觉得我的故乡不见了，想以电影的形式为家乡献上一份礼物”。这份对故乡的珍视与眷恋成为《苍山》的创作初衷。

“大蒜是对故乡最直白的思念寄托。”张帆解释道。影片中大蒜被母亲剥开、发芽，狭小的出租屋弥漫来自苍山的气息，即便身处繁华的上海，故乡的味道也从未消散。

小妹在上海做着家政工作，每天忙碌于不同雇主之间的她却无法真正融入这座繁华的城市。“苍山”是她疲惫



时心灵的慰藉，迷茫时确认自己身份的标识。小广场上，三位工人把被风化石泛白的“苍山”字牌拆下，换成了涂满红漆、崭新的“兰陵”。对于漂泊的人来说，熟悉的人渐渐离去，过去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曾经的故乡“苍山”，回不去了。预计到2028年，京沪高铁二线会全面通车，更多地区通上高铁，外出打工会更加方便，而“那时的‘苍山’会成为更多人记忆中的故乡吧”。豆瓣的短评中，有位观众这样写道。

平凡生活中的隐忍与绽放

郭柯宇和片中角色小妹处于相似的生命阶段，“我们都生活在上有老下

有小的焦虑中，有同样的向往和迷茫，很容易产生共鸣”。

张帆告诉记者，小妹这一角色是众多中年人的缩影。“她并没有确切的名字，在家中被唤作老三，做家政时被称为章阿姨，别人也会叫她小妹。幸亏妈，模糊的称谓却勾勒出她的真实处境。”操持着家中大小事务、在出租屋里为孩子的学业操心、努力工作在城市站稳脚跟……没有具体名字的小妹，更像是平凡生活中的你我他。“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忙碌、努力生存的人都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电影的整体基调平淡、温和。“我

很难允许自己用故乡来博取观众的同情”，张帆希望点到即止，留给观众思考空间。

来到路演现场的编剧王颖杰提到，剧本创作时她放弃了一些过于戏剧化的设定，“真实的生活可能并没有绝对的对或错”，隐忍克制的表现手法也为影片增加了真实感和解读空间。宋先生的出现给小妹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涟漪，“他是小妹生命中的烟花一瞬，这段经历是美妙的，但相遇就已经意味着要分离”。两人的情感没有直白表达，而是在红与蓝的色彩碰撞、新年夜的突然到访以及马路上的背道而驰中自然流露。

现实主义的叙事主线中，穿插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超现实场景”。桥上两个coser(角色扮演者)让小妹帮忙拍照，一旁的男人大声朗读诗歌；字牌被替换时，有人在广场前面演唱歌剧；小妹和母亲坐着的公园长椅上，一位老人在精神矍铄地打拳。这些跳脱的情节，成为全片隐忍情绪的释放窗口。

葬礼上，小妹上台唱响了母亲最爱的柳琴戏。渐渐地，她的声音被如潮的悲痛淹没，戏曲声消失，电影配乐缓缓响起，那是平凡人的一次呐喊与绽放。影片最后，小妹在母亲睡过的床边重新摆上一盘大蒜。“这寓意着生活又重新开始了，那盘大蒜也重新生长。”张帆说，无论生活经历多少波折，日子总会继续，就像大蒜的生长循环，生生不息。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